

中国反特案
手稿

走进南京城

记录中央公安部三号楼案员宋飞破案过程

1974年南京集编

Luangking

一九七〇年初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临结束前，向中央要求参观南京长江大桥，中央经过讨论同意了客人的要求，并通知南京市着手组织，做好接待和保卫工作。

二月八日下午四点钟，阿尔巴尼亚客人在南京市党政负责人及公安保卫部陪同参观同志的指引下乘汽车来到长江大桥上，观看雄伟壮丽的大桥，阿尔巴尼亚客人称赞不已地说，中国已设计施工的桥梁是伟大，可算世界上第一流的大桥，真了不起。这时，陪同参观的一个同志说：“要是晚上来看，灯一亮这座桥就更漂亮”。客人一听，认为这是千里迢迢，远途来一回，真是难得的机会，就向南京地委说：“那我们就晚上再来参观吧。”陪同的同志这时说：“今晚时间已经安排了，七时开宴会，八—十时开晚上，就没有时间了，以后安排吧，现在正是……”还没说完才抬起手表要报现在几时的时刻，一辆军用越野车按着喇叭由西面而来，陪同的同志刚要继续报没说完的时刻，一个客人倒先惊叫起来：“嘿，怎么搞的现在几点？我的手表怎么停了，周围的同志和客人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表打算报现在几时，但一看自己的手表，都觉得奇怪，怎么手表都停下来不走了，直到约过二分钟后，手表的指针和里面的机件才“滴答滴答地”响着，跳动起来。

这件事引起陪同参观的保卫部门人员的关注，回去后立即向公安保卫部汇报，南京分党委又报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接到这个情况，即刻也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不久前的一天，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来主要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的前一天，公安部考虑到他是国家元首，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决定对大桥绝对戒严戒严，并部署了保卫工作。那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一辆小汽车急驶来到大桥桥头，执勤部队打着停车的旗号，车停下，走下一个部队首长式的人来告诉执勤人员：他的孩子病得很重，急需送医院抢救，执勤人员说：要有公安部的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的，这时车上又走下一个妇女，马上从口袋里拿出特别通行证给执勤人员看，执勤人员看拿不定主意，便叫一个值班室打电话给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来电话告诉大桥是公安警卫区联合统一戒严行动的，此时正值南京戒严，但来意是警卫区考虑到任务重大，要绝对戒严，但出于特殊情况，执勤人员请示上级，上级决定同意只由该女带小孩步行过桥，并要求执勤人员要严密监视，执勤人员叫车调头往回开去了，执勤人员一人扶着小孩，带着一岁多的小孩，小孩由母亲抱着，小孩在周围发愣，小孩一起上了大桥，可是突然问走到桥中间，小孩不走了，双手板

小孩大哭，执勤人员吓唬，说再不听话就开枪，执勤人员又着急得没办法，看手表，只差十五分钟，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到达的时间，但是更是非常着急，抱又抱不开，那小孩哭，跟着一直，好容易把孩子哄住，也是不听，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孩子抱到桥南冰去，找那里我亲人的朋友来帮忙，孩子这孩子还听他叔叔的话，执勤人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好同志说，赶快把孩子。

小孩在车里，还未见她亲人的朋友踪影，正在着急，这时四辆摩托车和一辆小轿车从城里开上大桥，执勤人员发现这是警备区公安局最后的一队，队长白柳木大桥，更着急，这时车队来到桥上，发现小孩，孩子还是不停地大哭，便停车查问，执勤人员汇报了情况，后，公安局侦察员站到侧面，猛地，抓住小孩的耳朵，转小孩的脖子，那里有一道小门自动开了，里面放着一颗定时炸弹，时间不偏不歪，正指着人，正，原来这小孩是西德制造的机器人，身上装有许多机关，不论讲话，走路，喜怒哀乐，大便小便，都相当灵活，如：晚上穿风衣，白天穿军服，侦察员看了手表，还差五分钟人，急忙把小孩拖上摩托车，猛地，一声轰然而去，不大一会工夫，炸弹炸得在大江之中，一声爆炸，一地被炸得粉碎，损失国际威信很重，大以治事件，西哈努克亲王在，当时西哈努克亲王在，同和同在下，同在下，大桥。

公安部把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分析，结论认为这些事件又是有人搞破坏，破坏大桥，最后决定派人去破案，但派谁去破这个案呢？才去一伙，认为侦察员陈占祥同去，陈占祥会通，但又考虑到老陈同志是同党，好手，30岁才结婚，现在才回家几天，但任务紧急，一时又没有再合适的人。

陈占祥同志的宿舍在北京西郊，他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公安部，负责人叫他回家安排一下，然后回来，陈占祥的爱人是某部二师的保卫科长，陈占祥和她，谈了，她一点意见也没有，两天后，陈占祥发了，临行前，给她爱人留了一封信：“七天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或电报，就将此信交给谢部长，一星期后，他爱人果然没有接到他的信或电报，便到公安部，向住他家讲明自己的身份，要求见谢部长，执勤人员批示，见了谢部长，她讲明情况，无话，将她爱人临走留下的信递上去，谢部长拆开一看，写的最忙，他不事的话，因此案可以必须派老黄去，老黄是谁呢？同在中央保密局，原来是三号侦察员，余天同志，余天同志，原是30岁左右的，

他坐的这辆旧车在行驶途中，他由于职业上的习惯，余在车四小时，他就读报、爱听经过谭甫三同志40多发的革命经历，三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老红军，老干部，工作积极，整天有革命工作而踏实，为人谦虚谨慎，他生活俭朴，能耐得住是，进川内三河时，在房，一间办公室，前所就是会议室，第三间才是他的卧室，他的爱人安就是他的师妹，为失婚，他

就在这环境里工作休息。那天晚上王平夫妇因床上的谈话，他妻子突然发
现高户外有一人一内，刚要问被，但还来不及开口，他的眼睛就被什么东西撞到了。

一下，眼前不觉成到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他像从梦里醒来，揉揉头，但不
幸他睁开眼，看到一张一张，就像被什么东西压到似的，一下，他就随声大笑。

知道倒塌。住在她隔壁的女儿听到有人大声倒塌的声音赶紧跑来看哭。

肩走同走都来了。将谭夫妇立即送往医院抢救到半夜。谭才慢慢苏醒过来。并

平反委员会在内部, 地方是还搞手榴弹, 原子弹, 提查这种无声手枪, 常有垂

看大家的枪械保管怎样。按規定，无声手枪是工作上的武器，必須隨身帶的，

有一个保卫科长说：老田带来，领导上对他这种麻婆豆腐也给予批评。因此他

有人悄悄就四横眉乱，着拐了去逃遁，但已逃脱不了，两声威平的“不许动”声把他吓呆了。

正当余正回忆到审问为什么没说带枪来呵又对两个偵察员一讲一讲, 开了两包烟, 不觉

枪声真的把「他」震醒了,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所错;可这时又料,半天尚无事,撞着有人敲他的门,他「心里考虑」下,推了推腰间的手枪,顺手拉开了门,门开了,对

胖子的中年男人侧身进来，微笑着点点头说道：“你是余飞吧，一切写手伸向余飞”

为什么带有肯定的口气。文豪尔兹相识，行动这么随便。对他俩是第一次脱身以表，腰子服门外，总理外面也还站着一个军人大汉，知道同尼达崎是难住脱身，而分两边走，是上特务。这

時他北人坐在，自己則跟着坐在信審人對面。此時中年華人被審問原因。

“南天”在道：“谭震破得怎么样啊？”这个我不清楚。余飞答道：那么你这个老梁组长是干什么的？“睡大觉”吗？不同嘛，我走得快性，还有待搞到结论案，所以情况不明。”余飞继续答道：“那可以，就凭知道的性质，谈一谈也行。”余飞边思索边慢慢踱之地，讲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突然站起来，侧身伸向行李架，从中年男人一见慌忙抓住他肘子，余飞急中生智地说：“不要紧，拿两个苹果解个渴没关系。”“没事么？”中年人一听余飞的语气后才松了口气说道。谈话间，余飞已削好苹果递了一个给中年人，然后把手放在菜盘上的苹果皮用手刮到一起，站起来，提起桌上的玻璃杯，捧着深饮向外倒去，并顺势将果皮与中年男人又一次低头咬苹果吃的难得之机，余飞象个运动员和科员冲动的跃力猛地大喝一声飞出窗外，庞大的中年男人醒悟过来，艰难地伸着头张望时，眼前已不再有余飞的踪影，只有前进的流之火车轮，不停地向前滚动着。

五、六岁时的余飞向主，摆脱了特务的跟踪，乘火车，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公安部负责同志，给余飞布置了任务后，他很高兴，被陈伯祥局长感佩，说他作一个革命干部，真是对很食言的侦察员，着手更好地完成任务。余飞在部里的工作条件，一是需要中央办公厅的一张介绍信，二是有随时调用的军队权限，三做型最特别的是这种是音机和指头一样大，中国只从西德进口四只，三项要求，公安部都满足，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上级马上批准帮助。第二天，余飞同志就很快地开始了工作。

刚脱被特务的再跟踪，余飞乘列车到达平谷和浩特，休养三天后，他到部队局向自己，居住招待所发了份电报，内容是“父病危，急需速往上海”。他办完手续，首先到当地有关主要负责同志候密函，机立即临时与火车站长协商，调了一节火车头，专程载往南京，沿路均有火车站的特派通讯员。当车开到最东岸时，余飞才发觉，前面那辆动车头与有一很面熟的人，戴着黑框眼镜，胖乎乎的人此时还正看报纸，是谁呢？再看，对！那人脸上有一颗粗大的黑痣，正是他从云南回北京时，途中遇到那个汉子，正和他谈过话。

当时，火车在一小站上停下，余飞乘他烟头喝来生枕，提起来自下火车，刚走几步，会党出有两个军人跟下火车来找他，以时间已到使车站站，发出“咔嚓”的一声，余飞急中生智几个快步，冲进热气中，侧身跳上大车头，蒸到放过后，两个军人大汉四处找余飞的时候，余飞已乘货车到达了南京，住公安局副局长住处，有重要事，公安局值班人员打由海波表示下，党委书记命令值班，派外车来接，到招待所，明天再谈，在场的金付局长，打注上眼睛，既然要部里来的，应该亲自去接侍，最后，党委书记就叫金付局长去接侍余飞同志，金付局长用同意的表情，用车用小汽车接送余飞去公安局招待所，安排了非常舒服的

房子，送了礼，找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招待员吩咐说：“这是胡里来的阿隆，要好好招待他。”金付局长告别了余云同志。

过后女招待员带来了洗脸水，侍余云洗脸后，女招待员问道：“首长，需要什么东西？”余云略有所思，随口说：“随便什么都行，也要快些。”

女招待员端来一盘莲饼，一杯咖啡。余云端起咖啡正要喝，瞥见盘里的不对，手上拿着烟吃，但只剩一枝，就决定拿出式块钱说：“麻烦你买两包凌华牌香烟吧。”女招待走后，余云端起咖啡慢条斯理地吸，很快地，从皮包里取出一包“化布”，用三个指头拈出“化布”放在杯中，咖啡顿时成了黑色，化验证明，咖啡中有一种可以麻醉人长达两小时的药物。余云顺手把咖啡倒进垃圾桶，将莲饼一块一块地拆成碎末，撒在桌子上，大部分顺手摸到窗外。女招待进来时，余云刚好揉了揉眼睛，好像刚睡醒的样子，他接过香烟说：“谢谢，我太疲倦了，想休息。”说话时还伸了个懒腰。女招待走后，余云迅速从皮包里掏出微型录音机，打开盖子，将皮包拆开，放在桌上，脱衣服，蒙头睡觉。一会儿，女招待轻轻地敲门推门，轻声轻脚地来到床前，喊了两声“首长，首长”，见余云没有反应，她又推了推门，又喊了一声“首长”，余云真的麻醉了一样，还有一声不响地，没有反应。这时，女招待离开，提上他的黑皮包，打开门飞快地走了。走上招待站的是福晋侯，来到了金付局长家里，金付局长见她来，亲切地招待她，又倒茶，又端点心，然后说：“你辛苦了，你为我们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女招待说：“那黑那黑，这是我应该做的。”女招待说完，坐下来喝茶。金付局长打开皮包，翻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哎，可惜，可惜，没有什么重要资料，都是些县团干部看的材料。你要赶快带回去，后继续监视他。”是，女招待在声音中辨别了金付局长，匆匆忙忙地赶回招待站，进了余云的门后，歇上皮包于桌上，又继续睡了。余云醒来，喊了一声“首长，首长，首长”，见余云没有反应后，轻轻地打开门走了。余云醒来，翻身起床，取出微型录音机，放在被窝里，放好线，后来，金付局长是潜伏在国家专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特务份子，余云简单地写了份报告发回公安部，然后到市警备区，党在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要警备区立刻逮捕金付局长，警备区领导赶到警备区，说：“金付局长是中央的高级干部，警备区要慎重处理。”商量了一停，最后决定暂时越级对金付局长拘捕审查，问明最后责任。

第二天下午，公安局报告了余飞说，交通厅警中队长王秉重，昨晚十一时半，趁不备，乘已回南京，正在三区大街往北行驶，余飞所署，立即调出附近局属的夏斯军，立即动手，开着公安局的吉普车跟踪追击，夏斯 69—246号车，不上十分钟就遇上，两车一前一后，始终保持着之间半里路的距离，夏斯军开上小路，吉普车也紧跟余飞上小路，夏斯军驶入中山陵的树林内后，一挂马不见，在这路天渐渐黑，灯光也不亮了，余飞和小爱把车开进树林里，隐蔽起来，两人把车停系在树旁，余飞下车，搜索了一番，发现距百米外有灯光微亮，走进一看，树林深处有一小山，有两幢三层楼，周围有五六丈高的围墙，上面装有利网，余飞穿好伪装外衣，爬上土墙边的一棵树，往内一望，见内有一排篮球场，场上停放着一辆夏斯军及二辆小轿车，旁边葡萄架下有四个军人在休息聊天，余飞这时估计此地来头是生，一待看这属军区机关，想罢，他纵身一跳，越过电网，落在院内，下到花园，躲在暗处，注视着楼下亮着灯光的办公室的窗内，办内有一张绿色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穿军装的女青年，看样子不过二十岁，余飞见灯光柔和的光线映在她那白净的，机灵的脸上，柳条般的细眉，粉红的嘴唇，更显得格外漂亮，她好像还在看一份报纸的材料，余飞不时在上面打着划着，突然外面有人喊声：报告，但她头也不回，也不抬眼，低头只是随口应声：进来，门开了，走来了一个军人，正在报告着：报告，首长，他死了，但她照样头也不抬，这时门又开了，走进来的还是一个军人，他在地面前笔直地立正敬礼，在这时，余飞发现，在军人的手旁站有一个黑痣，不觉想起从南京到北京，从北平到南来，主事上遇见过的那个人，不正是他吗？这还是第三次见到他的面了，想到这里，余飞听那人说道：没法，那车变去的话，给他讲清楚，只要说出来，保证他的安全，也照样给他当干部，声音宏亮而严厉，报告教习，没法讲清楚了，不行，女的又说：给我带出来，我不信他是铜铸的，以铁得听，余飞听了起来，是两个军人同时敬礼后转身走了，一会，一个通信员，头也不回，带进来的人被带进来，那女人立即对他喊道：还是去受审吧，余飞想：我们手中是要识破多的，被带进来的人猛地抬起头来，严正地大声喊道：胡说，你们是拜法西斯特务，人民最终将消灭你们，他停了一会，余飞眼睛闪动着愤怒的眼光，喊道：法西斯，你们张开狗耳

在余之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刚接省军区及南京中央首长邀请，在南京举行晚会，省军区及南京市公决局送来几张晚会票，公安局若提余之同志是中央公安部来的客人，便拿票邀请他一同参加。于是，余之同志一起与公安局的几位同志来到省军区大礼堂参加晚会。前来参加晚会的大部份是南京市委党政军中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一一对号入座后，等到八时还未见开演，又过十五分钟，晚会还是开演不起来。这时，余之同志独自摸摸地琢磨，中央来的到底是那位首长呢？这时，他打算问一下邻座的同志，正当他转头扫视的时候，全场一阵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仰头侧身一看，只见一男一女，由省军区首长陪同，也挥着手表示接受欢迎，一边走到前排座位上，他因为人多最后挡住了余之的前方视线，看不清到底是谁位“中央首长”。

在晚会休息时间里，首长走进了休息室，余之为了看清那位中央首长，便借上厕所的机会，趁此休息事，从窗口往里拍头一望，那知不看则罢，一看便使他大吃一惊，那正是中央首长，那一男一女才不过25岁左右，男的是个英俊潇洒，女的个不正是前次晚会上中河路要员侯震林的女伴吗？余之控制着自己那已习惯了的侦察员敏锐性，回到座位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旁的一女军官干部说了话，从回答的证词中，余之得知，原来那男的首长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林付部长，那女的据说是林副部长的未婚妻。余之从此时开始捉摸不定，想起占样同志被审的情景，感到不对头，更为那位年轻的林副部长而担心。第二天，便将此事密电往北京公安部，公安部又转保密局存档。第三天，市公安局根据余之的指示，秘密逮捕了正在信翰路要员王真，余之对王真进行了亲自审问，被审问的王真原供，我叫王真，男，今年31岁，家住上海，当三年中学毕业，三年当主席学马列主义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因怕艰苦，没有报名上山下乡，后来在社会上结识了曾在金东的五年和他仍混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阿达路及侯震林所创，邀余之行动，付以作恶，抗拒倒控，样样都干，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父王真气的没有办法，可又找不上我，有时候我不肯来到陈亚吃，就偷偷地做偷吃，做菜，久而久之，我被做在陈亚吃。

服务员发觉我一惊落到不地，正想对她行凶，他想不到她机警得很，第一步就扣我的拳头，第二步就把我一个拳头倒扣我于地上，拔出手帕，叫我不要作声，我当然服从于她的话，她把我押进一个房子。她对大说：“小伙子，好样，真有鼓气相，但你这样子年轻，混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吧。”她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出路，但你必须在我面前老老实实，一言不落地生活，不要泄露你的真实名字，地址。我那时因轻年头脑简单，又加上做贼被捉，所以也就给她实说了。最后她就说：“好你愿意，我有一个亲戚，刘大，在部队里当干部，最近回上海探亲，我可以给你说一下，给你找个工作，好吗？你大后天再来吧。”说着伸手从衣袋里拿新式拾元来对我说：“那个刘大阿，你就等着，这式拾元拿去先把自己整理整理一下，去吧。”她住大后天来。我听了，非常的高兴，觉得走上了大路人，连忙向她表示一定不会给她失误，并再次地感谢她。

从此，我大后天一早就去饭店找她，可不见她，后来再去找她，还是在饭店，她说再等一等，最后我一次三次地找她，第问她亲戚阿，那怎么样，最后不上半个月的一天，她告诉我阿已经解决了，并给我一张纸条叫我直接去某个地方找他，纸条上写着她的真名字，并有她亲戚的名字住址。

我到了那个地方，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院子的一棵树下看报，他见我后，接过纸条，看后，取下眼镜，又对我看了一下，问我的家庭和本人的详细情况，后说：“我们当兵的能找到啥职业呢？后来他想又想，又说：“既然阿郎是这样，我可以介绍你去当兵，怎么样，愿意吗？”我听后喜云：“当然愿意。”然后他又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叫我到上海XX路XX号信箱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我喜云地拿了纸条找到了办事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看着纸条最后向我说：“小伙子，我们收兵是特种兵啊，十年八年是不准回家的，手续办完后，你可以先回家去着之父母，是和他告别。”说完叫警卫员带我去洗澡，换去衣服，穿上军装。第二天，他回到了家中，每朝一看，叫我老父来交代，问我军装是从哪里弄来的，叫我赶快进人家部队，他一再告诉我他是真的，她也不信，我只好一遍地与她解释，后来她

慢慢地开始相信，可钟爱一直议论说，阿真这个人整天在社会上鬼混，怎么突然当了兵，又怎么知道不知道呢？简直很奇怪甚至语言。

第二天我到中山陵报到后，分配所在的兵种是侦察兵，啥样都学，也学如何使用各种高级武器，也学如何驾驶各种车辆，也学各种语言，学来学去化装苦么。就这样过了二年后，派到这里，王贞不活了，余远问还有啥，王贞呢？可王贞还是不发声，余远又开导说：“你想么看，真正参加人民子弟兵的人，入伍的时候人人都带大红花，敲锣打鼓的欢送，放鞭炮，而你呢？都是偷偷摸摸之地穿军装，又算什么兵种呢，再拿你的工作来说，你这样走上人民的反面，对得起你父母吗？对得起你那工人阶级的家嘛！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你的多年培养吗？”余远的语言如锋利的刺刀刺进王贞的心里，他发了呆，沉默了一会又接：“当时，我也同你一样，特别是在执行任务时，有一次二〇一首长找我，向我学习和工作情况，我就把4连长1向首长作了个汇报，首长说我学习还不错，鼓励我再加一把劲，最后，让我领了一把无声手枪，严肃地对我说：现在，王贞同志，我命令你，你必须在必须用这无声手枪来着3党，为了革命而去处理你父母，因他们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企图投敌叛变，这是党对你考验的机会，敢不敢，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明天九点钟来见我。”

回到住处，我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首长是否跟我开玩笑，不会吧，第二天，我去见首长，他又问此事考虑得怎么样，我迟疑地，没有回答，首长招招手说，回去再想想看，想好了再来。晚上，我认真地反复想着，为什么给布置这么一个任务呢？大概是首长在考验我的胆量和勇气吧，不会的，这是不能拿父母生命开玩笑的，看来首长是发火了，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先考虑下来。第二天，我又见了首长，首长说：“项同志，后操场上有辆汽车，装有子弹及物资，我命令你马上送到对岸兵站去，九点钟准时回来销假差，清楚了吗？”我一听，不是命我去杀父母任务，高兴极了，我立即大声地答道：“是一笔重要任务。”敬礼后，我连忙跑去执行任务。这时，余远一听到子弹及物资，联想起「阿尔巴尼亚客人在参观」大桥时遇到的怪事，连忙问道：“那是什么时候？”王贞答道：“那是今年二月，旧时大桥上记得有一些外国客人在参观，可能是阿尔巴尼亚吧。”因当时记得广播有报道过新闻报道。”余远这时又开口说：“好吧，你

继续交代，还执行什么特殊任务？”王炎再继续交代说：“记得前^{一年}的一个晚上，首长通知我开小車送他带小孩去市医院看病，那是201号首长。当我驾驶車的途中，感到奇怪，201号首长不过二十五岁左右，又双结婚呢，怎么，突然又有两个小孩了，而且还有一个四十左右岁的妇女说是他爱人，更加奇怪。但，最后，我开车到大桥桥头时，被值勤人员处理后，201号首长及我就被监视地护送返回驻地了。而那个的就被桥头执勤带过桥，抱着小孩去医院看病。其他我就没有再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余飞接着问道：“半年前，你去上海办什么事？”王炎答道：“半年前201号首长要我带着一包绝密文件去上海某国交经上海五七信箱办事处的25号首长，并指令回收条，路上无论任何必须用生命保护好文件不受损失。至于内有什么内容文件，不是不交心的。”余飞问道：“现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那个王炎便仔细考虑想理吧！“余飞又交代了一下。余飞按了一下电铃，来了两个4号兵把王炎带走了。

审问结束了，然后王炎最大胆，余飞把三南京城的情报及暗地地向公安部作了汇报，最后把王炎安全地押送到公安部，对其以绝网不网保护措施采取了措施，等待最后的处理。

一九七二年，在林彪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中央在文件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他对于搞的反革命政变活动，中央早有察觉。林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政变是不合得逞的，他最终会被革命所消灭而葬埋于沙漠之中，遗臭万年。

一九七四年於南京城收集編

一九七四年冬於南京城转集編

一九七三年转抄於浙江西湖

一九七三年冬转抄於本城

一九七七年夏转抄於耀城之中